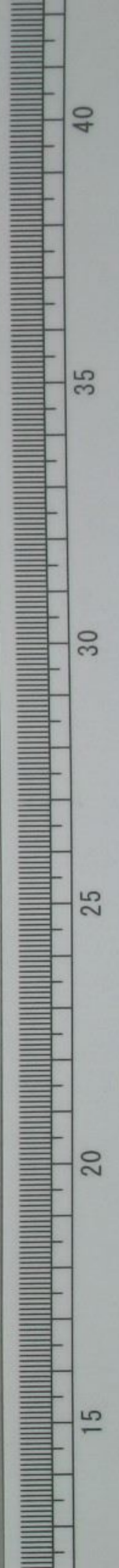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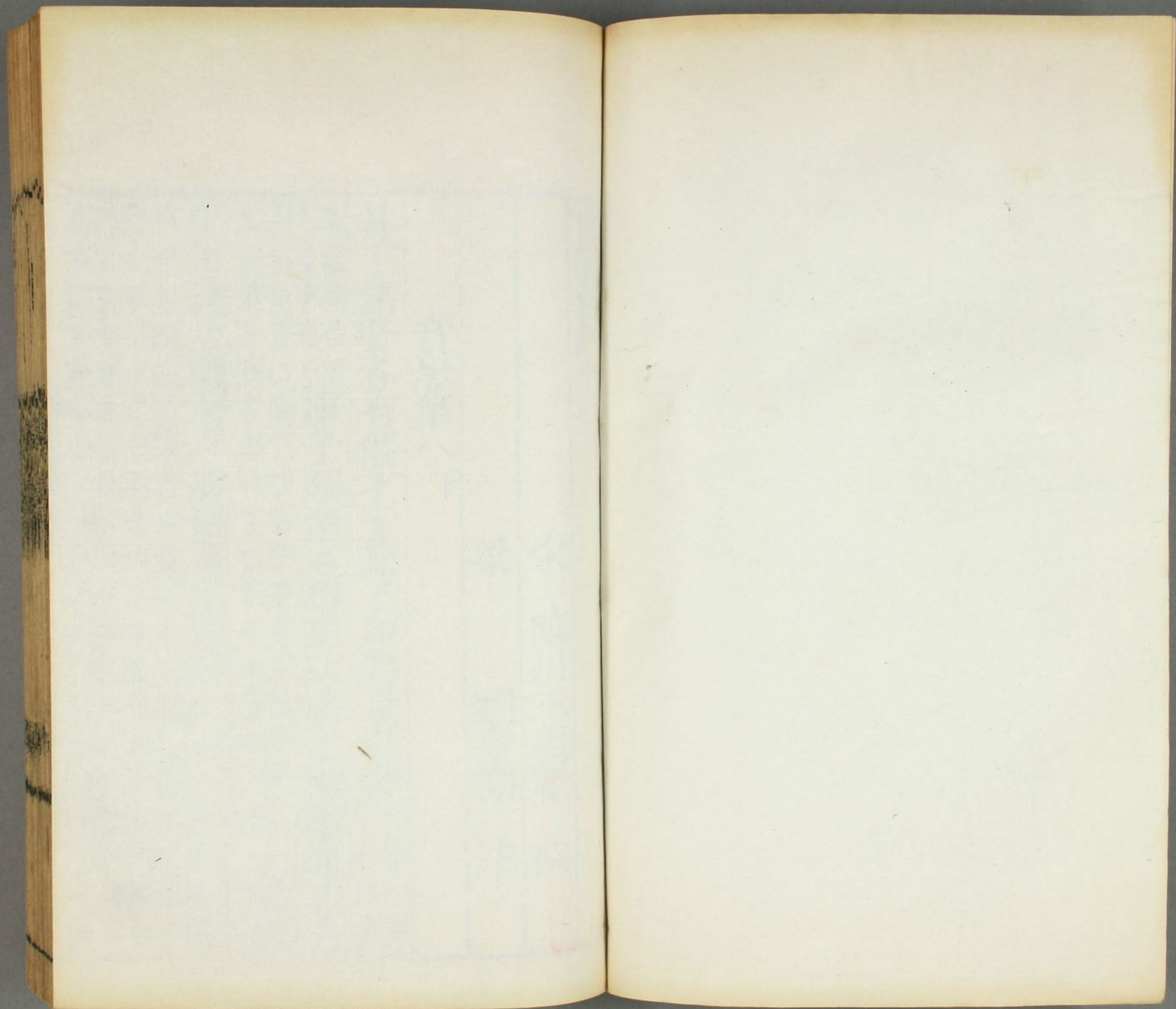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11  
4



文庫 11  
D 311  
4

010190565942





世說新語中之下

宋 臨川王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賞譽第八下

林下諸賢各有雋才子籍子渾噐量弘曠世語曰渾噐字長成清

虛寡欲位至太子中庶子康子紹清遠雅正已見濤子簡疎通高素

虞預晉書曰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咸子瞻虛

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名士傳曰瞻字千里

名行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識其要仕至太子

舍人年三十卒中興書曰孚風韻踈誕少有門風初酒不為安東參軍蓬髮飲秀子純悌並令淑有清流竹林

世說新語卷之六



論曰純字長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遜位至御史戎子

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

九卒晉書曰戎子萬有美號而唯伶子無聞凡此諸

子唯瞻為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虞

晉書曰琮字子躬潁川人太常峻弟二子仕至太尉掾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王澄別

風韻邁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

人上一為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

其見重如此是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

注澄後事迹不逮朝野失望及舊遊識見者猶曰今名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傳曰

子玄有雋才能言莊老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雋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

其中常自神王晉陽秋曰散為太傅從事中郎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知

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

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

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

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趙吳郡行狀曰穆字季子

汲郡人貞淑平粹才識清通歷尚書郎太傅參軍代

太傅越與穆及王承阮瞻鄧攸書曰禮入歲出就外

世說新語卷下

二

傳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受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閑習禮度不如式瞻軌儀諷味遺言不如親承辭旨小既無令淑之資未聞道德之風欲屈諸君時以開承周旋燕誨也穆歷晉明帝師冠軍將軍素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參軍或吳郡太守封南鄉侯

云趙家先猶有此本

庾太尉少為王眉子所知庾過江嘆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

晉諸公贊曰玄少希慕簡曠八王故事王玄曰王處仲得志於彼家叔猶不免害豈能容我謂其器宇不容於敦也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暘嵇延祖弘雅劭長

童仲道卓犖有致度

王隱晉書曰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于祿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中有二鵝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問之博識者不能知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置

會秋泉此地也卒有二鵝蒼者胡象後明當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諱也謝鯤元化論序曰陳留董仲道於元康中見惠帝廢揚悼后升太學堂嘆曰建此堂也將何為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逆皆赦孫殺王父母子殺父母不赦以為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斯起顧謂謝鯤既乎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其所終

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顧愷之夷甫畫贊曰夷甫天形壞特識者以為巖巖秀峙壁立于仞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

庾中郎留之云諸人當來尋溫元甫

晉諸公贊曰溫幾字元甫太原人

清婉歷司徒右長史湘州刺史卒官劉

王喬

曹嘉之晉紀曰劉疇字王喬彭城人父訥司隸校尉疇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有胡數百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箠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

遊客之思於是群胡皆泣而去之位至司徒左長史

裴叔則俱至酬酢終日庾公猶憶劉裴之才儁元甫

之清中中一作平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解中三間瓦屋士

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愛士衡長

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忼慨文士傳曰雲性弘靜怡怡然為士友所宗機清

厲有風格為鄉黨所憚

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王氏譜曰濛父訥娶頴州庾琮之女字三壽也丞相

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子躬子嵩兄也

庾太尉日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名七傳曰數不為辨析之談而舉其

旨要太尉王夷甫雅重之也一作家從談之祖從一作誦許一作辭

者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月上淵放莫有動其聽

劉琨稱祖車騎為朗詣曰少為王敦所歎虞預晉書曰

琨范陽道人豁蕩不修儀檢輕財好施晉陽秋曰

與司空劉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與琨同辟司

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俱起曰此

非惡聲也每語世事則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

沸豪傑共起吾與足下相避中原耳為汝南太守值

京師傾覆率流民數百家南度行達泗口安東板為

徐州刺史逖既有豪才常忼慨以中原為已任乃說

中宗雪復神州之計拜為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遂

率部曲百餘家比度江誓曰祖逖若不清中原而復

濟此者有如大江攻城畧地招懷義士屢摧石虎虎

不敢復闕河南石勒為逖母墓置守吏劉琨與親舊

書曰吾枕戈待且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箸鞭耳

世說新語卷中下

四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名士傳曰散雖事自嬰從容博暢寄通而已是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為者拔奇吐異而禍福繼之散常默然故憂喜不至也

王平子邁世有儁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

絕倒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通莊老琅邪王平子高氣不羣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于理會

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開為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槩簡正允作雅人自多

於邃王舒已見王邃別傳曰邃字處重琅邪人舒弟也意局剛清以政事稱累遷中領軍尚書左僕射舒邃並

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間夷甫澄見語卿知

處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論處明親踈無

知之者吾常以卿言為意味未有得恐已悔之臣

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

知之使過不知使負實使一作便

周侯於荊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流

弘器何可得遺鄧粲晉紀曰顓為荊州始至而建平

侃救之得免顓至武昌投王敦敦更選侃代顓還建康未即得用也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相廷尉以問周侯周侯曰

可謂卓朗桓公曰精神淵著高坐傳曰庾亮周顓桓

披衿致契曾為和尚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利密可

稱卓朗於是桓始咨嗟以為標之極似宣武嘗云少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也王應

下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春秋左氏傳曰叔向羊舌盼也晉大夫

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

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

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玠別傳曰

見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頓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王振於江表微言之

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永嘉流

澄弟四子微澄別傳曰微邁上有父風

胡毋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言談之流靡靡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戴微字若

思廣陵人才義辯濟有風標鋒穎累遷征西司

將軍為王敦所害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之峯距卞壺別傳曰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父粹太

屏迹轉領軍尚書令蘇峻作亂率眾距戰父子二人

俱死王難鄧粲晉紀曰初咸和中貴遊子弟能談嘲

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為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

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使

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為名士語林曰孔坦為侍

中密啓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問之曰王茂弘

驚病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

之峰距當敢爾不此言殊有由緒故聊載之耳

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按王氏譜義之當不

減阮主簿中興書曰阮裕少有德行王敦聞其名召

其事

世目周侯疑如斷山晉陽秋曰顯正情巖然雖一時儕類皆無敢媒近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鬢采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

遂使人忘疲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

明斷既為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世語曰淮字始立弘農華陰人曾祖

處祖修有名前世父囂典軍校尉淮元康末為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淮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

事規意消搖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淮不治猶以其名

上惜而不遣召為軍咨議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

欲以淮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位望殊為陵遲卿

亦足與之處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

來此是君坐何充已見

丞相治揚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為次道治此爾

何少為王公所重故屢發此嘆晉陽秋曰充導妻姊

夫也思韻淹濟有文義才情導深器之由是少有美

譽遂歷顯位導有副貳已使繼相意故屢顯此指於

王丞相拜司徒而嘆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

曹嘉之晉紀曰疇有重名永嘉中為閩鼎所害司徒

蔡謨每嘆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王藍田為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晉陽秋曰述體道

然自足不交非類雖羣英紛紛俊又交

馳述獨蔑然曾不慕羨田是名譽久蘊

王丞相以其

東海子辟為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眾人競贊之述於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嘆賞言非聖人不能無過意譏讚述之徒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楊氏

作公方未已謝公云朗是大才八王故事曰揚准有六子曰喬髦朗琳俊

仲皆得美名論者以謂悉有台輔之望文康

劉萬安即道真從子庾公字子躬所謂灼然玉舉又云

千人亦見百人亦見劉氏譜曰緱字萬安高平人襁騎長

庾公為護軍屬栢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栢後遇見

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

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徐江州本事曰徐寧字安期東海人通

明有德素少知名初為典縣令燕國栢縣有人倫鑒

識嘗去職無事至廣陵尋親舊遇風停浦中累曰在

船憂邑上岍消搖見一空宇有似廡署彝訪之云與

縣廡也令姓徐名寧彝既獨行思逢悟賞聊造之寧

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交而

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

彝即敘之累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

栢茂倫云楮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晉陽秋曰

器識故為彝所目也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

死終為諸侯上客晉陽秋曰寧字建寧長樂人賈氏

擊子也初自結於王應諸葛瑤應

敗浮遊吳會吳人咸侮辱之聞京師亂馳出投蘇峻峻甚懼之以為謀主及峻聞義軍起自姑孰屯于石頭是寧之計峻敗先降仕至新安太守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弘治至羸

不可以致哀晉陽秋曰杜弘治京兆人祖預父年成帝納又女為后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世稱庾文康為豐年玉穉恭為荒年穀庾家論云是

文康稱恭為荒年穀庾長仁為豐年玉謂亮有廊廟之器翼有臣

世之才各有用也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江左名士傳曰又清標令上也

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語林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為碑文云拔萃國舉倪庾

字也徐廣晉紀曰倩字少彥司空冰子皇后兄也有才具仕至太宰長史相温以其宗彊使下邳王晃誣與謀反而誅之

庾穉恭與相温書稱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

懷通樂既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

不者也宋明帝文章志曰劉恢字道生沛國人識局之高選為車騎司馬年三十六卒贈前將軍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

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禮記曰婦人出門餘無所諱

蕭中郎孫丞公婦父劉尹在撫軍坐時擬為太常劉尹云蕭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還無所不

堪晉百官名曰蕭輪字祖周樂安人劉謙之晉紀曰輪有才學善三禮歷常侍國子博士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荀子

問曰王濛子脩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豐臚為來

道人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

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續晉陽秋曰初安家於會稽上虞縣優遊山林六七年間

徵召不至雖彈奏相屬繼以禁錮而晏然不屑也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真徐廣晉紀曰述真審真意不願

相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亮牋曰王敦可人之目數十年間也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

無所後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也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晉陽秋曰浩善

以通和接物也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嘆云已之府奧蚤已傾寫而見

殷陳勢浩汗衆源未可得測徐廣晉紀曰浩清言妙辯玄致當時名流皆為

其美譽

王長史謂林公真長可謂金玉滿堂林公曰金玉滿

堂復何為簡選王曰非為簡選直致言處白寡耳謂人之辭寡非擇言而出也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已

必無中興書曰江灌字道羣陳留人僕射影從弟也有才器與從兄道名相亞仕尚書中護軍

會稽孔沉魏顓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儒于時

之桀沉存顓奉並別見虞氏譜曰球字和琳會稽餘姚人祖授吳廣州刺史父基右軍司馬球仕至

侍郎孫興公目之曰沉為孔家金顓為魏家玉虞為

長琳宗謝為弘道伏長琳即存及球字也弘道謝奉

伏弘道之美也

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

淵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中興書曰淵源

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蒙別傳曰

虛已納善怒而後行希見其喜愠之色凡與一面莫

不敬而愛之然少孤事諸母甚謹篤義穆族不脩小

潔以清貧見稱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為自適上歎林公器朗

神儻支遁別傳曰遁任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

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踈劉尹別

既令望姻婭帝室故屢居達官然性不偶俗心淡榮利雖身登顯列而每挹降閑靜自守而已

簡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骨中無

宿物赤王庾統小字中興書曰統字長仁潁川人衛將軍軍擇子也少有令名仕至尋陽太守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

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續晉陽秋曰康伯清和有思理幼為舅殷浩所稱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

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晉陽秋曰述少貧約筆瓢陋巷不求聞達由是為有識所重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

苦苦謂窮人以辭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道成殊不易中興書曰萬才器儒秀善自衛曜故致有時譽

王長史云江思悛思悛所通不翅儒域徐黃晉紀曰陳留人僕射弟也性篤學年不釋書博覽

墳典儒道兼綜徵聘無所就年四十九而卒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

曰才情過於所聞許氏譜曰玄度母華軼女也按詢集詢出都迎姊於路賦詩續晉陽

秋亦然而此言送母疑繆矣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阮裕王悅安期王應

並已見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江左名士傳曰鯁通簡右

識不脩威儀好迹逸而心整形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隣家有女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其

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其不事形骸如此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支遁別傳曰遁神心警悟清識

玄遠嘗至京師王仲祖稱其造微之功不異王弼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疑管葛起不起

以上江左興亡續晉陽秋曰時穆帝初冲母后臨朝

蜀洛之勳擅疆西陝帝自料文弱無以抗之陳郡殷浩素有盛名時論比之管葛故徵浩為揚州温知意在抗已甚忿焉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晉安帝紀曰羲之風骨清舉也

謝太傅為桓公司馬續晉陽秋曰初安優遊山水以其盛名諷朝廷請為司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濟年四十起家應務也

桓詣謝值謝梳頭遽取衣幘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

子伏滔大司馬察屬名曰悅字悅子悅子以告宣武

宣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

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桓宣武表云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温集載其乎州既平宜時綏定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尚神懷挺率少致人譽是以入贊百揆出蕃方司宜進據洛陽撫寧黎庶謂可本官都督司州諸軍事

世目謝尚為令達阮遥集云清嘒似達成云尚自然

令上晉陽秋曰尚率易挺達招悟令上也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温時在姑孰桓公遥

温時在姑孰

温時在姑孰

温時在姑孰

温時在姑孰

温時在姑孰

温時在姑孰

温時在姑孰

温時在姑孰



望嘆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簡文目敬豫為朗豫

王恬已見文字志曰恬識理明貴為後進冠冕也

孫興公為庾公叅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

衛氏譜曰

永字君長成陽人位至左軍長史

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

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

孫遂沐浴此言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

陳泰已見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

濛別傳曰濛與浦國劉惔齊名時人以濛

比袁曜卿惔比荀奉倩而共交友甚相知賞也

王劉聽林公語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復東

聽王又曰自是鉢釘後王何人也

高逸沙門傳曰王

寺中講正在高坐上每舉麈尾常領數百言而情理俱暢預坐百餘人皆結舌注耳濛云聽講衆僧向高

坐者是鉢釘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折理劉尹

稽叔夜琴賦也劉惔

真長丹陽尹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

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中丞弟過

黃門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說之曰大宗雖衰魏氏

已復有人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

陳初法汰比來未知名

車頌秦書曰釋道安為慕容

集衆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乃分僧

衆使竺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上勝可投法汰遂

渡江至王領軍供養之

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

揚士焉士民所懷徵拜中領軍尋加

每與周旋行來往名勝

中書令不拜年二十六而卒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

日法汰高亮開達孫綽為汰贊曰凄風拂林明泉映

壑爽爽法汰校德無作事外蕭灑神內恢廓實從前

起名隨後躍泰元起居注曰法汰以十二卒烈

宗詔曰法汰師喪逝哀痛傷懷可贈錢十萬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

孫綽為悒諫叙曰神相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

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也嘉賓起小字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末後亦小異回復其言亦乃無

過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

會稽記曰亭在山共商

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

情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太出

林應為臨王氏

產琅邪人僕射處之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觸事長易

子仕至東陽太守謝中郎云王脩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

王氏譜曰耆

之字脩載琅

世說新語卷中

邪人荆州刺史廩第三子歷中書郎鄱陽太守給事中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文字志曰脩之少有秀令之稱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雅重劉曰昔嘗北面按謝尚

俛神穎夙彰而曰北面於劉非可信

謝太傅稱王脩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常遺

世務以高尚為情與謝安相善也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郝嘉賓續晉陽秋曰超少有

才氣越世負俗不循常檢時人為一代盛譽者語曰大才繁繁謝家安江亦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郝嘉

賓其語小異故詳錄焉

人問王長史江獻兄弟羣從王荅曰諸江皆復足自

生活謝及弟淳從灌並有德行知名於世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

人思安北王坦之也續晉陽秋曰謝安初攜幼釋同好養志海濱襟情超曠尤好聲律然抑之以禮

在哀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絲竹者將十年及輔政而修室第園館麗車服雖其功之慘不廢妓樂王坦之

因苦諫焉按謝公益以王坦之好直言故不思爾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宋明帝文章志曰胡之性簡好達玄言也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克飲酒能溫克

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修齡王胡之小字也劉

曰亦名士之高操者胡之別傳曰胡之治身清約以風操自居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為朗我家亦以為徹朗晉諸公贊曰祖

約少有清稱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王濛別傳曰濛性和曠能清言

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商略古賢顯默之際辭旨劭令往往有高致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

之左右軍在郗迎敬仁叔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江灌已見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

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少有風尚才器率舉有秀悟之稱

世稱荀子秀出阿興清和荀子已見阿興王蘊小字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柯一作打又

謝胡兒作著作郎嘗作王堪傳曾東平壽張人少以高亮義正稱為尚書左丞有不諳堪是何似人咨謝準繩操為石勒所害贈太尉

公謝公荅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晉諸公贊曰烈字陽秀蚤知名

魏朝為治書御史

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詩所謂子親伊姑

我父唯舅是許允壻晉集曰堪為成都王軍司馬岳送至此印別作詩曰微微髮膚

受之父母我我王侯中外之首子親伊姑我父唯舅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晉陽秋曰

鄧攸既棄子遂無復繼嗣為有識傷惜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中興書曰洽於公子中最知名

與穎川荀羨俱有美稱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吳錄七林曰吳郡有顧陸朱張

為四姓三國之間四姓感焉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曰舉體無常人事按述雖簡而性不寬

俗投火怒蠅方之未甚若非太傅虛相褒飾則世說謬設斯語也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

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

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鄰共叉手語達于將旦

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續晉陽秋曰詢能言理曾出都迎婦

簡文皇帝劉真長說其情旨及襟殷名出西鄰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

勿以開美求之中興書曰名字子思陳郡人太常慶

部尚書世目袁為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謝車騎問謝公真長性至峭何足乃重荅曰是不見

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已語林曰羊麟因酒醉撫

詎復後鎮西太傅曰汝阿見子敬便沐浴為論兄輩

推此言意則安以玄不見真長故不重耳見子敬尚

重之况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從

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斂邾容之王謝不通事別見王神意閑

嗚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未易有

按王詢小字法護而此言阿雖不相關正是使人不能巴巴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

得身正自調暢續晉陽秋曰安弘雅有氣風神調暢也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蕭灑相遇其復倍

倍竟夕

范豫章謂王荊州范甯王忱並已見卿風流儁望真後來之

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暢忘反

乃自可矜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邈

人之桀也天錫已見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渚住司

馬著作往詣之詳未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天錫心甚悔

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彌有儁才美譽當時聞而造

焉續晉陽秋曰珉風情秀發才辭富瞻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語

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

證據天錫訝服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隙

晉安帝紀曰初悅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及並登朝俱為主相相待內外始有不咸之論恭獨深憂之乃告悅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驃騎簡於朝董故也將無從容切言之邪若主相諧睦吾徒得勳

力明時復何憂哉忱以為然而慮弗見令乃令袁悅  
具言之悅每欲問恭乃於王坐責讓恭曰卿何妄生  
同異疑誤朝野其言切厲恭雖惋悵謂忱為搆已也  
忱雖心不負恭而無以自亮於是情好大離而怨隙  
成矣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  
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

踈恭正亮沈烈  
忱通朗誣放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叙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  
中興書曰

恭雖才不多而清辯過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覺為煩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  
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  
續晉陽秋曰仲堪

從先也少  
有美譽

品藻第九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

先後蔡伯喈  
續漢書曰蔡伯喈陳留圉人通達有雋才博學善屬文伎藝術數無不精綜仕

至左中郎將評之曰陳仲舉疆於犯上李元禮嚴於  
為王允所誅

攝下犯上難攝下易  
張璠漢紀曰時人為之語曰不

禮仲舉遂在三君之下  
謝沉漢書曰三君者一時之

高操海內尊而稱元禮居八俊之上  
薛瑩漢書曰李膺王暢荀緄朱

寓魏朗劉佑杜楷趙典為八俊英雄記曰先是張儉  
等相與作衣冠糾彈中人相諷言我彈中誠有八

俊入又猶古之八元八凱也謝沉書曰俊者卓出之  
名也姚信上緯曰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

元禮忠壯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之未  
決蔡伯喈抑一言以變之疑論乃定也

龐士元至吳吳人並友之蜀志曰周瑜領南郡士元為功曹瑜卒士元送喪至

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還見陸績文士傳曰績字公

博學多通龐士元年長於績共為交友仕顧劭全琮

至鬱林太守白知凶年三十二而卒環濟吳紀曰琮字子黃吳郡錢

塘人有德行義槩為大司馬而為之目曰陸子所

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

或問如所目陸為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

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

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曰許子將褒貶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

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吳志曰劭好

郡庶幾及四方人事往來相見或諷議論王霸之餘

策覽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錄

曰劭安其言更親之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吳書曰瑾字子瑜其先葛氏

先有姓葛者時人謂諸葛因為氏瑾少以至孝稱累

遷豫州牧六十八卒魏志曰誕字公休為吏部郎人

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亟用之後有當不則公議其

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寮莫不慎其所舉累遷揚州

刺史鎮東將軍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為蜀得

司空謀逆伏誅

世說新語卷之六



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

在吳吳朝服其弘量吳書曰瑾避亂渡江大皇帝取為長史遣使蜀但與弟亮公會

相見反無私面而又有容貌思度時人服其弘量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

博曷能以天下聲教為已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

功立事過之魏志曰陔與秦善故文王問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

方陳謀逸士傳曰靖字叔慈潁川人有雋才以孝著

爽亦有才學顯名當世或問汝南許章爽與靖孰賢章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往

若潁川人為漢時中尚書令或為人英偉擢為侍

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間不以私欲撓意年五十薨

謚曰敬侯以其名荀頡方陳泰晉諸公贊曰頡字景

德高追贈太尉淮公典朝儀刊正國式為一代之制轉太尉為台輔

德望清重留心禮教卒謚康公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

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晉百官名曰康字仲豫徽之

太子裴綽方王澄王朝目錄曰綽字仲舒楷弟也裴

瓚方王歆晉諸公贊曰瓚字國寶楷裴遐方王導裴

頡方王戎裴邈方士玄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淮與裴

頡樂廣友善遣見之頡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

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

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

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為喬雖高韻而檢不匹

樂言為得然並為後出之僑荀綽冀州記曰喬字國

彥清平有貴識並為後出之僑為裴頠樂廣所重晉

諸公贊曰喬似淮而疎皆為二千石髦為石勒所害

劉令言始入洛劉氏譜曰納字令言彭城叢亭人祖

瑾樂安長父彪魏洛陽令納歷司隸

尉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解明樂彥輔我所敬

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王隱晉書曰周

人祖斐承少府父隆州從杜方叔拙於用長晉諸

事概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

曰杜育字方叔襄城鄧陵人杜襲孫也育幼便岐嶷

沒為賊所殺

王夷甫云閻丘冲荀綽兖州記曰冲字賓卿高平人

有文義累遷太傅長史雖不能立功蓋世然聞者不

感當世蒞事務於平允操持文案必引經誥飾以文

采未嘗有滯性尤通達不矜不假好音樂侍婢在側

不釋弦管出入乘四望車居之甚夷不能虧損恭素

之行淡然肆其心志論者不以為侈不以為僭至於

白首而清名令望不渝於始為光祿勳京邑未潰乘

車出為賊所害優於滿奮郝隆晉諸公贊曰隆字弘

時人皆痛惜之此三人並是高

才冲最先達

兖州記曰于時高平人士偶盛滿奮郝

猶以冲之虛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

江左名士博曰承言理辯

貴足先二人

有識伏其約而能通太尉王夷甫一故王中郎作碑

世龍門見而雅重之以比南陽樂廣

云當時標榜為樂廣之儷

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晉陽秋曰初王澄有通朗補而輕薄無行兄夷甫有盛名

時人許以人倫鑒識常為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子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敦性

自少及長季倫斬妓曾無異色若斯後度江左不能

復爾王嘆曰不知我進伯仁退敦素憚之見輒面熱

不復臘月亦扇面不休其憚如此

曾謂虞非元皇時與桓宣武同俠其人有才理勝望

紫光祿大夫卒王丞相嘗謂驥曰孔愉有公才而無

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愉已見會稽後賢記曰

徒固曾孫也沈婉有雅望少與孔愉齊名仕至光祿

大夫晉陽秋曰孔敬康丁世康張偉康俱著名時謂

會稽三康偉康名茂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

當為大郡而不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狩記為大郡

然象以齒喪身後為兼之者其在卿乎驥未達而喪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郝鑒周曰鑒方臣如有

功夫復問郝郝曰周顛比臣有國士門風鄧粲晉紀曰伯仁清

正巖然以德望稱之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荅曰君家

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母彥國八王故事曰胡母輔

王澄庾散王敦王夷甫為四友今故荅也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

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

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敦自謂右者在已也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荅曰長輿嗟藥虞預晉書曰嶠厚自

封植崑然不羣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荅曰端委廟堂使百

僚準則臣不如亮一立一壑自謂過之晉陽秋曰鯤隨王敦下入

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

如亮縱意立壑自謂過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入達故隣

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為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

鯤有勝情遠槩為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穎曰敝時論以穎比鄧伯道

敝比溫忠武議郎祭酒者也王氏譜曰穎字茂英位

茂平丞相祭酒不就龍驤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鄒鑒云何周曰陛下不須

牽顛比按顛死彌年明帝乃即位世說此言妄矣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

共推太尉此君特秀晉諸公贊曰夷甫性矜峻少為同志所推

宋禕曾為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禕我何

如王荅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未詳

宋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

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按諸書皆以謝鯤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

真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澹處故當不如爾王述猶

卜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已一

反治身清貞大脩計校三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

反按太尉劉寔論上庸方於事上好下佞己性嗜榮

貴不求苟合治身不穢尤惜財物王郗志性儻亦

世論温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

物第一將盡之間温常失色温氏譜序曰晉大夫郗

太原初縣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

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

意如輕詆或清言析

何次道為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人晉陽秋曰

雜以此阮思曠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

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條而已語林曰阮光祿問何

當何處生活此則阮未許

何為鼎輔二說便相符也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滅萬安邪劉綬已見

郗司空家有儻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

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和情別傳曰情字方回高平金鄉人太宰鑿長子也淵靖

純素無執無競簡私暱罕交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

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

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中興書曰裕以

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口頷然無所修飾而物自宗之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儁傷其道理本真率巧則

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帝其失孰多秋曰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孝悌忠肅清和平允親賢下士仁惠好施能屬文善尺牘初荀勗馮紇

為武帝親幸攸惡勗之攸勗懼攸或嗣立必誅已且

攸甚得衆心朝賢景附會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問

訊朝士皆屬目於攸而不在太子至是勗從容曰陛

下萬年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寮內外

皆歸心於齊王太子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歸國

必舉朝會之不可若然則臣言徵矣侍中馮紇又曰

陛下必欲建諸侯成五等宜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

從之於是下詔使攸之國攸聞勗統問已憂忿不知

所為入辭出歐血薨帝哭之慟馮紇侍曰齊王名過

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殞陛下何哀之甚帝乃止

劉毅聞之故多謂立惠帝為重栢温曰不然使子繼

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武帝北禍亂覆神州在斯而已輿隸且知其若此况

宣武之弘儁乎此言非也

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

當以識通暗處還與浩並能清言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荅曰故當勝耳

相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相問殷卿何如我殷

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

如曰溫潤恬和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為宗焉相溫何如曰

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

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泔泔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

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

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

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

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相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竒進爾邪溫

別傳曰興寧九年以溫克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六司馬加黃鉞使入參朝政劉

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相曰第一流復是誰

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相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

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續晉陽秋曰簡文輔政引殷浩為揚州欲以抗

未之憚也

相相素輕浩

大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荅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安南謝奉也己見謝氏譜曰奉弟聘字弘

遠歷侍中廷尉卿學義不及孔巖中興書曰巖字彭祖會稽山陰人父儉黃門侍郎巖

有才學歷乃陽尹尚書西陽侯在朝多所居然自勝匠正為吳興太守大得民和後卒于家

言奉任天真也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桓元子箕子比干迹異心

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異寧為管仲論語曰微

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勝有三仁焉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相護軍亦在坐已見

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栢荅

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虎衛介小字珩別傳

曰永和申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流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江左名士傳曰劉真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謂為知言

劉尹撫王長史皆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濛小字也

都美也司馬相如傳曰閑雅甚都語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青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

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任率也

栢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西陽即孔巖也孔思未對反

上卷下五十六



問公曰何如荅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過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

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重江夏

郎平陽於是李潜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

綬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廣與滿奮崔隨進璽綬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

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晉

公贊曰趙王為相國取重為左司馬重以倫將篡辭

疾不就敦喻之重不復自治至於篤甚扶曳受拜數

日卒時人惜之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荅脩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為不貴義之

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為

宛陵令述之為宛陵多脩為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

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

爾述荅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

始嘆服之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既

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

往輒破的勝我劉惔別傳曰惔有雋才其談詠虛勝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郝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

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中興書曰

萬之為豫

也

州氏羗暴掠司豫鮮甲屯結并冀萬既受方任自率  
衆入穎以援洛陽萬矜豪傲物失士衆之爲北中郎  
郗曇以疾還彭城萬以爲賊盛致退便向還  
南遂自潰亂狼俱單歸太宗責之廢爲庶人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

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及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尚書大傳

曰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也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邪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羊祐德高一世才

之曜豈喻日月之明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

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荀子曰劉頊字文世

彭城人劉氏譜曰頊祖視彭城內史父濟劉荅曰卿

臨海令頊歷車騎咨議長沙郡散騎常侍才乃當不勝荀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

蚤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荅王因曰

安石故相爲雄阿萬當裂眼爭邪中興書曰萬器量

任安在私門之時名稱居萬上也

劉尹云人言江彪田舍江乃自田宅屯謂能多出有也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

子也石崇金谷詩敘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士宿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其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列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魏書曰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仕至侍中河東相晉百官名曰愉字休豫則次子山濤啓事曰愉忠義有智意位至光祿大夫

劉子目庾中郎雖言不愔愔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

名傳曰敬類然淵

公云謝公清於無奔中原書曰徐綽字季公大原人善屬文時人謂其有

在楚風仕潤於林道陳達別傳曰達字林道潁川許至餘姚令昌人祖淮太尉父眇光祿大夫

達少育幹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黃門郎西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王

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諧善屬文辭為當世所重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

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綽博涉經史長於屬文與許

詢俱與負俗之談詢卒不降志而綽嬰綸世務焉續晉陽秋曰綽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

郝嘉賓道謝公造邾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右

軍詣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

公以嘉賓言為得

九徹詰者蓋亦不詰謝王於理相與為朋儔也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

自此以還吾皆百之

庾嘏已見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僧

王禕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禕之字文劭述次子少知名尚尋陽公主侍至中書郎未三十而卒坦之悼念與相温稱之即散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素羊何似荅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

之者無取其體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鄒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祐公謝云嵇公勤

著脚裁可得去耳

支遁傳曰遁神悟機發又問殷何

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豐豐論辯恐口

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使人慄慄怕如有

生氣

史記曰廉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

請以十五城易之趙遣相如送璧秦受之無還城意相如請壁示其瑕因持壁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王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筑趙以相如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上曹蝥蝥曹茂之小字也曹氏譜曰茂之字永世

鄉茂之仕李志晉百官名曰志字溫祖江夏鍾武人

至尚書郎李氏譜曰志祖重散騎常侍父慕純

陽令志仕至負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

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獐貉噉盡言人皆如曹李質魯淳慤則天下無姦民可結繩致治然才智無聞功

迹俱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僧奴孫騰小字也晉百官

名曰騰字伯海太原人中興書曰騰沈子也博學歷中庶子廷尉君家道衛君長云

何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殊不爾衛自是理義人于

時以比殷洪遠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

初無論庾公自足没林公殷羨言行曰時有人稱庾太尉理者羨曰此公好舉

宗木槌人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貶士

賢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管有德秀風其俗則遠有德

倫也若如盛言則非無臧貶此言謬也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成就續

陽秋曰坦之雅貴有識量風格峻整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王

譜曰操之字子重羲之弟六子子敬寒温而已既出歷祕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

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

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明帝文章志曰獻之善隸書

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疎弱殊不及父或訊獻之云羲之書勝不莫能判有問羲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答曰殊不爾也宅曰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答又問論者云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

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

劉之標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流之冠也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為得逮孝伯云劉尹非

不能逮直不逮文

袁彥伯為吏部郎子與郗嘉賓書曰彥伯已入殊

足頓興往之氣故知捷自難為人冀小郗當復差

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并丹

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嵇康高士傳曰丹字大

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論非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北宮五王更請莫能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設麥飯葱菜以觀其意丹推卻曰以君侯能供美膳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進輦丹笑曰開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去輦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磊丹一往甲之時賓客滿廷丹裘褐不穿入門坐者皆悚望其

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  
莫得與語不肯為吏徑出後遂隱遁其贊曰井丹高  
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  
氣披褐長揖義陵羣萃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  
長卿初為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從遊說士鄒陽等  
相如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  
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  
後居貧至臨邛買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滌  
器市中為人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  
與公卿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  
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官蔑  
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有人問袁侍中

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  
祖王孫司徒從事中郎父綸臨汝令

恪之仕黃門侍中  
義熙初為侍中

曰躬仲堪何如韓康伯荅曰理義

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

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荆門晝掩閑庭晏然

王子勸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荅曰道季誠復

清悟嘉賓故自上

謂超  
拔也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

中興書曰謚字雅遠丞相  
導孫車騎劭子有才器襲

爵武岡侯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主

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嘆曰人固不可以無年

領軍  
王洽

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  
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此論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

謂

也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

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

不言若義之  
而言勝胡之

栢玄為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曰我

何如卿第七叔

王氏譜曰楨之字公幹琅邪人徽之子歷侍中大司馬長史第七叔獻之

也于時賓客為之咽氣王徐徐荅曰亡叔是一時之

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

劉瑾集敘曰瑾字仲璋南陽人祖遐

父暘暘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

劉荅曰公高太傅深又曰

何如賢舅子敬荅曰攄梨橘柚各有其美莊子曰攄

味桓反皆可於口也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

興書曰謙字敬祖冲弟三子善僕射中軍將軍晉安帝紀

曰仲文有器貌才思桓玄時件

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

曰我家中軍那得及也

規箴第十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

朔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朔別傳曰朔南陽朔步廣里人列仙傳士朔是楚人武帝時上書說便

宣拜郎中宣帝初棄官而去共謂歲星也朔曰此非脣舌所爭爾必望濟

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

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

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即

救免罪

史記滑稽傳曰漢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後號大乳母其子孫從奴橫暴長安中當

道奪人衣物有司請徙乳母於邊奏可乳母入辭帝所幸倡郭舍人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

說乳母乃先見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勿去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



陛下已壯矣寧尚須乳母活邪尚何還  
顧邪於是人主憐之詔止母徙罰請者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

何人荅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

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

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尤好鍾律知音聲以孝廉為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及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是非而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邪將以為賢邪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是任賢而理任不肖而亂自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蚤納賢何為卒任不肖以至亡於是上曰亂亡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亂亡之君房曰齊桓二世何不以幽厲為疑之而任賢則亂亡之君房曰齊桓二世何不以

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自世下而位盜則不察所入滿市云云問上曰今治也亂也上曰然愈於彼房曰前二君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今為亂者誰房曰上所親與圖事帷幄中者房指謂石顯及充宗顯等乃建言宜試房以郡市遂以房為東郡顯發其私事坐棄市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

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雋才四

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

稻也於汝安乎論語曰宰我問三年之喪甚已久矣子曰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吾不取也奮衣而

去自後賓客絕百所日所作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

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

好之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孫琳廢少主迎休

立之銚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唯此時舍書崩謚景皇帝條列吳事曰休在

位悉悉無有遺事唯射雉可譏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

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

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

敢言盛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忠鯁有

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彊諫以其宗族彊盛不敢加誅也

何晏鄧颺今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

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風曰此老生之常言輅字公明

平原人也明周易聲發徐州冀州刺史裴徽舉秀才

謂曰何鄧一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無不精也何

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豪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中

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輅曰若九事皆

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輅至洛陽果為

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

鄧尚書在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論易中辭義何邪

輅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尚書含笑贊之曰可

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

著思交亦為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

頃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

鷓鴣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桑椹則懷我好音况

輅心過草木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

之以相重華宣慈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

以待旦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然後

據鼎足而登金鉉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道之休應

世說新語卷下

七

翼多福之士又鼻者良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溢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為衰抑進以為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曰大壯謙則衰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上學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鄧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踈者見不談也

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游羣飛戲太清當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嗚浮萍承寧曠中懷何為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重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

公醉邪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為太子咸謂不能親政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欲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官屬大會令左右齋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太子不知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弘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如從之弘具草奏令太子書呈帝大說以示瓘於是賈充語如曰衛瓘老奴幾敗汝家妃由是怨瓘後遂誅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晉諸公贊曰郭豫字太原人仕至相因參軍知名早卒

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

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

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

尚人武帝時為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暑一日詣數百家別賓客與別常填門遂死于几下故懼之猶漢之樓護漢書遊俠傳曰護字君卿齊人學經傳甚得名譽母死送葬車三千兩仕

至天水太守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

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為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晉陽

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王隱晉書曰夷甫求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須問錢乎而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世以不問為高不亦惑乎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

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闕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

僮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

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晉書曰登父又第

三取樂安任氏女生浴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

窓而走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

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鄧粲晉紀曰上身服儉約以先時務性素好酒將渡

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已復禮官修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

謝鯤為豫章太守從太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曰余

不得復為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為其然但使自今已

後日亡日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諷切雅正皆此類也敦又稱疾不朝鯤

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內

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

乃服仗民望以從衆懷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勲

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為名言晉陽秋曰鯤為豫

逆以鯤有時望道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

不就朝觀鯤懼天下私議也彭曰君能保無變乎對

曰鯤近日入觀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

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彭曰正復毅君等數

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元皇帝時廷尉張闓葛洪富民塘頌曰闓字敬緒丹

陵內史甚有威德轉至廷尉御在小市居私作都門蚤閉晚開羣小

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搥登闓鼓猶不被判闓

賀司空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賀循別傳曰循字彥

慶高相純避漢帝名賀循父賀循賀曰身被徵作禮官不關此事羣小

正見害循少嬰家淵流放荒裔吳平乃選秉節高舉叩頭曰若府君復不見治便無所訴賀未語令且去

見張廷尉當為及之張聞即毀門自至方山迎賀賀

出見辭之曰此不必見關但與君門情相為惜之張

愧謝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蚤已毀壞

郝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中興書曰

博覽雖不及章句而多所通綜後朝觀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

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它言臨還鎮故

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

世宗本紀卷四十一

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  
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暝冰衿而  
出不得一言

王丞相為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為下傳還  
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  
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  
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  
從事自視缺然也

蘇峻東征沈充晉陽秋曰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

太守尚書吏部郎將至吳密勅左右令入閭門放火以示威

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平未久必將有亂若為亂階  
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陸玩拜司空玩別傳曰是時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

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問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為  
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小庾在荊州公朝大會問諸僚佐曰我欲為漢高魏  
武何如翼別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庾翼名輩豈應狂

世說新語卷中下

四三

一坐莫答長史江彪曰願明公為桓文之事不願作漢高魏武也

羅君章為桓宣武從事

含別傳曰刺史庾亮初命含為部從事桓溫臨州轉參軍

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

中興書曰尚為建武將軍江夏相

羅既至

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不責也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善二人亡後右軍為論

議更克孔巖誠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

沒之後無愼然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王帖燈太傅在軍前

後初無損益之言爾日猶云當令豈須煩此

安萬木死之前

安猶未仕高臥東山又何肯輕入軍旅邪世說此言迂謬已甚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

續晉陽秋

曰珉有雋才與兄珣並有名聲出珣右故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雖為兄

殷覬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荆州興晉陽之甲

春秋公羊

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

往與覬別涕零屬

以消息所患覬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

晉安帝紀

曰勝仲堪舉兵覬弗與同且以已居小任唯當守局而已晉陽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覬輒曰吾

進不敢同還不敢異遂以憂卒

遠公在廬山中

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東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長

與吳芮助漢定天下野王亡軍中漢入年封俗鄢陽男食邑茲却印曰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

于洞庭之山故世謂廬山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浮江親觀神靈乃封俗為大明公四時秩祭焉遠法師

廬山記曰山在江州尋陽郡左挾彭澤右傍通川有匡俗先生出自殷周之際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

匡俗受道於仙人而共遊其嶺遂託室崖岫即巖成館故時人謂為神仙之廬而命焉法師遊山記曰自

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鑪峯比此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踊出野人不

能敘宜嘆其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

敬

相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

濕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

整麋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相道恭玄之族也相氏

譜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時為士道恭歷淮南太守偽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

賊曹叅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箸腰中玄問此

何為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也

玄自此小差

王緒王國寶相為脣齒並上下權要王氏譜曰緒字仲業太原人祖

延父又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為會稽王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因室與緒亂政與殷仲堪克

世說新語卷三十一



期同舉內臣朝廷及恭表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  
平北將軍坦之弟三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  
抑之不用安薨相王輔政遷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  
緒有寵於王深為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向王恭殷  
仲堪為孝武所待不為相王所取恭抗表討之車胤  
入爭之會稽王既不能拒諸侯兵遂委罪國寶付廷  
尉賜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為此歛歛曾不  
慮獄吏之為貴乎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文  
帝下之廷尉勃既出歎曰吾嘗將  
百萬之軍安知  
獄吏之為貴也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為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

甘棠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請召

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志  
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慙而止

捷悟第十一

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

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

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文士傳曰楊脩字德祖

才學思翰魏武為丞相辟為主簿脩常白事知必有  
反覆教豫為荅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教守者曰向  
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次第連荅之已而風吹  
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脩慙懼然以  
所白甚有理終亦是  
脩後為武帝所誅

人餉魏武一柸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

眾眾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

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

婦外孫鑿曰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荅曰解魏武曰

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

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

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鑿曰受辛也於

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

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

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伍君神游濤而上為水

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時乃投瓜于江存

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偶流遂自投

於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為之改葬命其弟子

即而子禮為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平而魏武揚

以爲詩人之作無謂矣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

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

弟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衡即以離

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

云並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為竹

桴楫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聲荅之與

帝心同衆伏其辯悟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温嶠為丹陽尹

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

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

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為謔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一

本作噉飲帝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須

怒此則近也

更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温嶠不容得謝  
嶠於是下謝帝廼釋然諸公共嘆王機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相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

精兵故相温常曰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郗於事機素暗遣牋詰相方

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

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更作牋自陳老病

不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得牋大喜即詔轉公

督五郡會稽太守晉陽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暉表求中勸平北將軍倍及袁真等嚴

辦情以羸疾求退詔大司馬領倍所任按中興書倍辭此行温責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為謬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

時彦同遊者連鑣俱進石頭相遺小字中興書廣進字伯道温長子也仕至豫州

刺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

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弈弈

在前其悟捷如此

### 夙惠第十二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

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筭飯落釜中太丘

問炊何不餽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

聽炊忘箸筭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

仿佛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

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

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

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魏略曰晏父蚤亡太祖為

祿阿鰥亦隨母在宮並寵如子常謂晏為假子也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邨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

下消息潜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

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

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

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

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

並七歲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滔在牀

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叙

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

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

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箸襦尋作複幘兒云

已足不須複幘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

熱今既箸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為國

器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箸複衣但箸單練衫

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

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老子曰躁

勝寒靜勝熱此言謝公出嘆曰上理不減先帝簡文帝善

言理也

相宣武薨相南郡年五歲服始除相車騎與送故文

武別相沖別傳曰冲字玄叔温弟也累因指語南郡

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

日已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靈寶玄鞠愛過

### 豪爽第十三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

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

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

楊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嘆其

雄爽或曰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

俄而一槌小異彭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應侍側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

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閣

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嘆焉鄧粲晉紀曰敦

性簡脫口不言財其存尚如此

王大將軍自目高朗踈率學通左氏晉陽秋曰敦少稱高率通朗有

我鑿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魏武帝詩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為太子好養武士

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丹陽記曰西池孫登

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修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生呂朝廷諷

旨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

語呵黑敦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臾不爾我將三

千兵掣腳令土王聞之而止

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及季

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穉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

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漢晉春秋曰翼

豐贍少有經緯大略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維

內外掃蕩羣凶之志是時杜乂殷浩諸人盛名冠世

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

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唯與相温友善相期以

寧濟宇宙之事初翼輒發所部奴及車馬萬數率大

軍入沔將謀伐狄遂次于襄陽翼別傳曰翼為荊州

雅有三志每以門地威重兄弟寵授不陳力竭誠何

以報國雖蜀阻險塞胡負凶力然皆無道酷虐易可

乘滅當此時不能歸除二寇以復王業非丈夫也於是徵役三州悉其帑實成衆五萬兼率荒附治戎大舉直指魏趙軍次襄陽耀威漢北也

大會參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逐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栢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搢紳莫不來萃栢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叙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嘆賞既散諸人

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

中興書曰馥周撫孫也字栢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

刻自處

卓甫謚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

居於菱曾之糧三日匍匐而食井李之實二咽而後

能視身自織屨令妻解纜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

其兄生鷺者仲子頓頓曰惡用此鷓鴣為哉後母殺

鷺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鷓鴣肉邪仲子出

門哇而吐之楚王聞其名聘以

為相乃夫婦逃去為人灌園

栢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

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温之弟累遷荊州刺史贈司空

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為鎮惡郎

嘗任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先

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

朱辟為副策馬於數萬衆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

軍嘆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瘡

中興書曰石虔有才餘有史學累有戰功仕至

豫州刺史贈  
後軍將軍

陳林道在西岸

晉陽秋曰逵為西中郎都下諸人共將領淮南太守成歷陽

都下諸人共

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頰

望雞籠山嘆曰孫伯符志業不遂

吳錄曰長沙相王諱策字伯符吳郡

富春人少有雄姿風氣年十九而襲業衆號孫郎平

定江東為許貢客射破其面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

如此豈可復立功乎乃謂張昭曰中國方亂夫以吳

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規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大

皇帝授以印綬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卿

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我不如卿慎勿北渡語

畢而薨年一十有六於是竟坐不得談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方出不辭乘回風兮載

雲旗離騷九歌少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

續晉陽秋曰梁王珍之字

景度中興書曰初桓玄篡位國人有孔璞者本珍玄

之奔昇陽義旗既興歸朝廷仕至太常卿以罪誅

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

遺音梁王安在哉

阮籍詠懷詩也



